

超声波 Ultrasonic Wave

权力梦让他们潜入“地下”

地下,这个说法相当奇怪,一个地方的政府,在首都从事“地下工作”,这是一种怎样的执政体系和执政状态?

□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

临近岁末,裁撤“驻京办”突然成了重要议题。

严格地说,现在这已经不是一个议题,而是一个决定,而决定了的事情,就只有落实好不好的问题。

驻京办作为议题,已经存在很久了。《瞭望》新闻周刊使这个议题浮现出来,大约有一年。议题中的驻京办,命运只能是裁撤。而作为一个决定,裁撤驻京办带来的疑问却是“是否会名亡实存”。

有驻京办人员表示,驻京办的存在是必要的,驻京办不是腐败机构,驻京办是听消息、找项目、联络感情的,裁撤恐怕会导致转入地下,例如以企业名义存在,管理更困难。而民间也并非没有看到这种可能,也在猜测驻京办将不以驻京办的名义继续存在。

我想,大量的驻京办,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摆在面上的腐败。驻京办要做什么事呢,从哪里听消息,在哪里找项目,通过什么联络感情?其正常职能,也是要靠权力之间的相互笼络来发挥的,背

后是享有资源和政策配置权的权力被地方权力争夺拉拢,造成资源和政策的不公平配置。而驻京办另有隐秘的职能,是地方党政大员公私不分的办事机构。另一项工作,据说是维稳,就是处理在京上访人员,这一项工作,很大程度上就是限制民众的上访权。

但驻京办确实又是必要的。对地方来说,于公于私,驻京办都是必要的。于公,听消息、跑项目、联络官商感情,有利于争取获得地方利益;于私,有驻京办鞍前马后,地方要员出门在外,能够得到各种照应。

驻京办的“必要性”,在于资源和政策配置权高度集中于中央部委。不要说级别很高的官员,就是一个司局级干部,一个处长,乃至一个大机关里的公务员,笔下稍微倾斜一点,都可能足以对地方利益产生影响,何愁地方不来争相趋附?

地方权力高度集中于党政要员,则为驻京办的设立和长期维持提供了可能。地方事务按理应该决定于地方民众,则驻京办是否要设立,使用多少拨款,开展哪些工作,都应公布于众。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,驻京办的设立和长期存在,与地方民众没有关系,做哪些事情,用多少钱,也与民众没有关系。这就为驻京办的设立、长期存在,提供了可能。

驻京办的全部活动,具有挂牌进行政治公关、利益争夺、官场勾结的性质,同时地方驻京办远在北京,几乎成为地方党政大员单线联系的部门,脱离监督,脱离监管,而其办事具有公私不分的性质,很自然为这一机构的工作人员谋取自身利益提供了方便。

根据裁撤方案,省级和副省级地方政府的驻京办将得以保留,地级和地级市政府的驻京办经过所在省批准可以设立,县级驻京办将予以撤销。执行的情况,很可能是地级以上驻京办将不受影响,而争取省里批准设立驻京办,未必不成为一种“审批交易”。县级驻京办可能转入“地下”。地下,这个说法相当奇怪,一个地方的政府,在首都从事“地下工作”,这是一种怎样的执政体系和执政状态?

有专家说,县级政府应当在省里设立办事处。这种说法虽然并不违背政策(估计也没有相应政策可供违背),但这种说法与设立驻京办的理由不是如出一辙么?是不是各个省又要裁撤“驻省办”,规定乡镇一级不得设立?

对一个正常治理的社会来说,每个地方的人们都是独立的利益联合体。一个县级行政区域内,相关事务应当高度自治,民众拥有地方政治、地方发展的决定

权,地方与上级行政单位的关系,应依法规定来办理,整个社会的所有治理行为都应当处在公开状态。也就是说,对正常的社会治理来说,普遍设立驻京办、驻省办之类的常驻单位,既是不必要的,也是不现实的。而在权力高度集中而且权力行为高度神秘化、个人化的情况下,设立驻京办不仅必要,而且真要在地方上讨论,可能也会被地方民众认可。

驻京办、驻省办之类的机构,由权力集中和决策神秘所驱动,从事的就是腐败行为,只是在中国,人们已经对何谓腐败有过于宽容的理解,大量腐败行为不被归入腐败定义而已。对驻京办集中整治一下,剔除浮在面上的腐败,不无益处,但从根本上来说,需要改变权力集中和决策神秘的状况,否则,会真如驻京办人员所说,驻京办将“转入地下”,更难管理,因为,驻京办公然存在,固然令民众痛恶且缺乏管理,但至少还可以说裁撤它,“转入地下”,你甚至都不能承认“存在着驻京办现象”,岂不是连整治都无从说起?

刘洪波 (著名评论家 资深媒体人)



张枫

“大家有老婆抱,有老公抱,农民工抱谁?”

——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、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在政协分组讨论上,提出要对农民工给予性关怀。

人进鹤不退,能吗?

回应《人进鹤退 盐城上演湿地之争》(1月24日柒周刊06~07版)

盐城的沿江开发已上升为国家战略,盐城的经济腾飞,盐城的美好前景已近在眼前。可是与此同时,建立在湿地上的丹顶鹤保护区,因为发展经济的缘故,不

断被蚕食,美丽的丹顶鹤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。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,保证人进鹤不退,这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智慧的考验。(南京 贾学军)

城市记忆比利润更重要

回应《六朝博物馆“地王”与公益的南京博弈》(1月24日柒周刊04~05版)

文化保护与城市建设是一个矛盾。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是一个难题。在“地王”上建六朝博物馆,南京为该矛盾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范本。一个城市有它的记

忆,一个企业在争取利润的同时,为了城市的记忆放弃些许利益,这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。当在“地王”下发现“记忆”时,南京这家企业作出了让人欣慰的决策。(无锡 陈豹)

乐见“老外市长”

回应《苏珊:我不怕被骂“新闻叛徒”》(1月24日柒周刊09版)

国门打开后,不少国人移民海外,而如果我们的社会、文化环境足够开放、自信,照样会吸引国外优秀的人才来中国。现在,媒体吸纳了苏珊这样的专业精英,或许在不远的将来,我们的一些政

府部门中也能够常常见到“金发碧眼”们的身影。而有一天当一个老外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当上了中国某市的市长时,你也大可不必奇怪。在一个开放的国度,这很正常。(南京 冯敏)

送电脑与脱裤秀

回应《送人大代表电脑扯上低碳太不“靠谱”》(1月24日柒周刊15版)

北京海淀区给400多名人大代表和350多名政协委员人手发放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,理由是要开一次“低碳会议”,这个理由也太时髦了些,也太假了些。提倡

环保,提倡低碳生活从代表、委员做起,都是好事情,但是把提倡低碳生活与送电脑联系在一起则太过牵强,让人不免想起广州地铁的脱裤秀。(南京 陈益民)

直接引语

Voice and Opinion

“禁令的实质是对中国的政治歧视。” ——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28日表示,中方要求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。

“上海不欢迎投资性住房。” ——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参加市政协会议时表示,将拿出办法遏制住房投资性的需求。

“伤害群众感情的事情中央是不干的。” ——足坛新掌门韦迪表示,中央下大力气关注、解决足球问题,是因为中央领导层关注民生。

“打黑效果比往年好很多,并不是在‘搞运动’,只是下决心打黑后出现的一种集聚效应。” ——1月29日,重庆市长黄奇帆接受境外媒体集中采访时表示,打黑工作不会搞扩大化,也不会有任何包庇纵容的行为。

“之前我们已经不要中医了,现在又不要中文了,难道以后我们连中餐也不要了吗?” ——上海六所高校自招不考语文,上海市政协委员胡光称有关负责人涉嫌违法。

“《孔子》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,是一部完全可以抹去的电影。” ——韩寒看低电影《孔子》,只打出2分的分数。

“其实我们不是改名字,是给乾坤柱起绰号。” ——张家界风景区负责人宋志光称“哈利路亚山”只是乾坤柱的一个外号。

“一些人毁掉工作和财富却还拿了大钱,这在道义上站不住脚。” ——法国总统萨科齐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致辞,炮轰无良金融家。

“为什么我们不能有私营监狱,让它们和公立监狱竞争?” —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施瓦辛格建议设立私营监狱为加州监狱系统“减负”。

“我也不接受美国退居第二。” ——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,借中印的快速发展激发国人加紧步伐,快速前进。



(上期星期柒新闻周刊封面)

名嘴同期声

Simultaneous Comments by Celebrities



白岩松 新闻1+1

“语文不学好的话,我们的文化没有前途。”

——白岩松说话喜欢上纲上线,这次他把语文和文化前途联系在一起。



孟非 零距离

“少数服从多数是一种民主原则,但是这一原则不是任何地方都适用!”

——广州规定只要2/3住户同意即可强拆不同意拆迁的住户,孟非认为这是给暴力拆迁提供了貌似合法的外衣。



东升 东升工作室

“管家或者家丁都监守自盗了,置主人的安危于不顾了,还要他干什么呢?”

——南京金地房地产公司下属的物业公司打伤某小区业委会成员,东升为小区业主讨公道。



吴晓平 听我韶韶

“类似于镇江臭蛋的这种事情在中国还少吗?”

——在老吴看来,世纪巨蛋臭蛋这类事情不单镇江有,南京也有,中国很多地方都有。

读者来信 Letters to the Editor

欢迎读者来稿,发表您的看法和对“星期柒新闻周刊”的阅读反馈,200字以内者优先发表,稿酬从优。 E-mail:njmengqiu@163.com